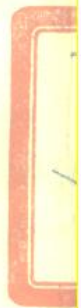


白
敦
仁
著

陳與義年譜



白
敦
仁
著

陳
與
義
年
譜

中
華
書
局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53947



20953947

陳 與 義 年 譜

白 敦 仁 著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四川新華印刷廠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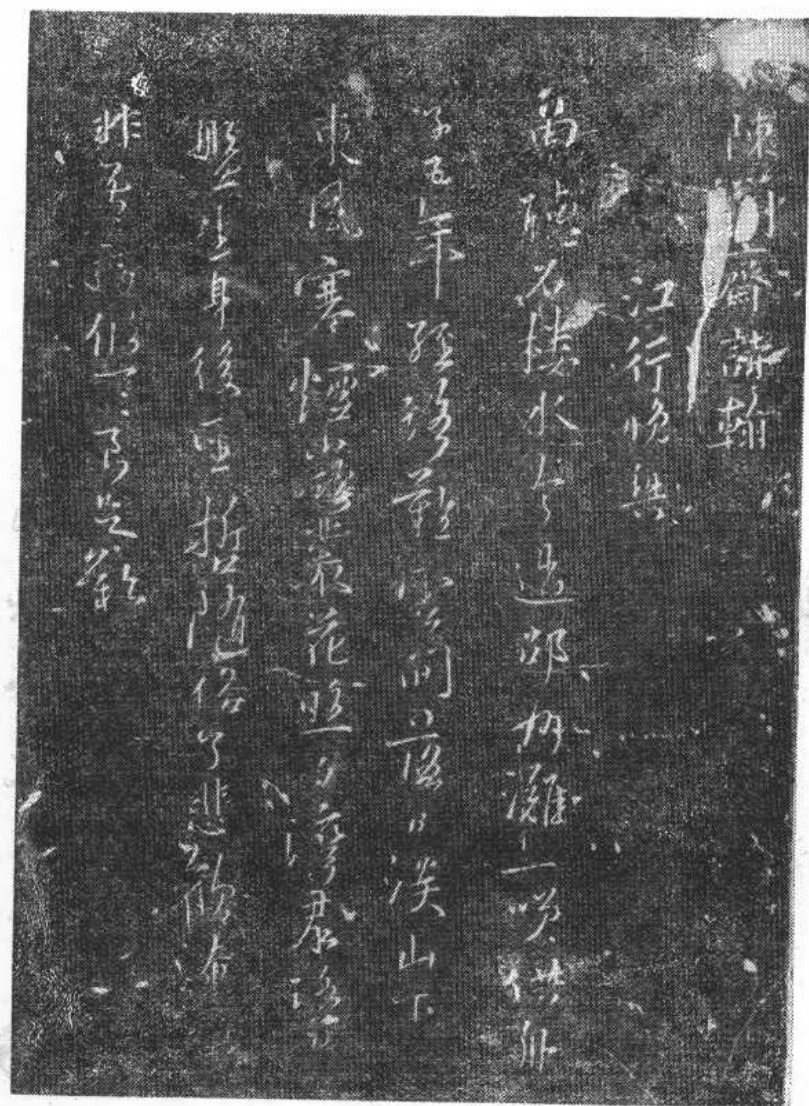
*

850×1168 毫米 1/32 7 印張·138 千字

1983 年 3 月第 1 版 1983 年 3 月成都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1-- 8,000 冊

統一書號: 10018·515 定價: 0.80 元



陳與義手書詩稿(一)

(明長洲文氏《停雲館帖》，嘉靖三十七年刻石)



詠水仙花書王章

光 和

義 上

仙人綰色裘緋衣以視之青枕絲
妾地獨立東風時吹香洞庭暖弄
景清畫遲萬里北清雲亭二竟何
思唯應園中客能賦會真詩



前言

陳與義字去非，號簡齋，洛陽人。生於北宋哲宗元祐五年（一〇九〇），卒於南宋高宗紹興八年（一一三八），和他的前輩詩人陳師道一樣，二人都只活了四十九歲。

陳與義二十四歲以太學上舍釋褐，被分到開德府做了幾年教授，回東京後又先後做了兩任教官。由於他的《墨梅》詩受到徽宗趙佶的賞識，由太學博士、著作佐郎、司勳員外郎很快擢升到符璽郎。因宰相王黼得罪受到牽連，謫監陳留酒稅。靖康之難，他從陳留避地南奔，開始了五年多的流亡生活，由河南、湖北、湖南、廣西、廣東、福建、浙江，於紹興元年最後到達當時的行在所會稽。以後，歷任兵部員外郎、起居郎、中書舍人、吏部和禮部侍郎，出知湖州，人爲給事中、翰林學士等職。在政治上，他積極支持主戰派張浚，張浚秉政，與義爲參知政事。不到一年，張浚罷相，與義亦引疾求去，不久病死在湖州。他的生平事跡詳見《宋史》卷四百四十五《文苑》七《陳與義傳》和張嶠《紫微集》卷三十五《陳公資政墓誌銘》。

陳與義生活的時代正是北宋王朝末年、南宋王朝初年，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非常尖銳。他的一生，經歷了北宋滅亡、南宋偏安，以及方臘起義、鍾相、楊么起義，經歷了崇寧、大觀以來中央王朝以蔡京、王黼爲代表的黨派傾軋的激烈鬥爭。特別是靖康以來的戰亂，使他從過去那種象牙塔式的書齋跨

了出來，接觸到廣闊的、粗獷的、然而也是生動豐富的社會現實生活。民族的苦難，國家的破敗和屈辱，流亡生活的痛苦和艱辛，遍及南北的廣大人民的抗金救亡的呼聲，這一切，激勵着詩人，他終於唱出了充滿愛國激情的、高昂的戰歌：

中興天子要人才，要使生擒頡利來。正待吾徒紅抹額，不須辛苦學顏回①。

這一類公然宣稱要上馬殺敵的雄壯歌聲，反映了人民的意願，和同時代另一位詩人曾幾《茶山集》中的一些戰鬥詩篇，同樣可以看作偉大愛國詩人陸游的先河。

自從方回論詩，把陳與義和杜甫、黃庭堅、陳師道拉在一起，硬派做江西詩派的一祖三宗②，一些以耳代目的人，擁護江西的就真的把他當做祖宗一樣來崇拜，反對江西的，也不加分析地把他當做「江西惡派」而一概加以抹殺，這是一種歷史性的誤會。

我們知道，陳與義早在開德任教官時就和呂本中的叔父兼詩友呂知止相好，並在一起寫詩，他和呂本中本人也不止一次在一起互相唱酬③。可是，呂本中論詩，從來沒有提到過陳與義，更沒有把他的名字列入《江西宗派圖》。一些和與義接近或稍後一點的人也只說他「上下陶、謝、韋、柳」④，或者把他和崔鶯連在一起相提並論⑤，而不算他做江西派。陳善《捫蝨新語》上集卷四云：「世以簡齋詩為新體。」也沒有提江西。嚴羽《滄浪詩話》論詩體則列有「陳簡齋體」一項，注云：「亦江西之派而小異。」這條注文很值得研究。

首先來看看所謂「亦江西之派」。我們知道，當陳與義作為一個青年詩人登上詩壇時，正是黃、陳

詩風風靡一世的時候，要他一點也不受影響是不能想像的。試把他的《鄧州西軒書事十首》和黃庭堅的《病起荆江亭卽事十首》這兩組七言絕詩拿來比較，則其所受黃詩影響是再顯然不過的。此外，與義論詩十分推重陳師道，把陳詩看做是「不可不讀者」^②，劉辰翁也認為與義的詩是「以後山體用後山」^③。嚴氏所謂「亦江西之派」指的不外就是這些內容。只要想一想陸游、楊萬里、姜夔這些詩人的創作生活的早期都曾受過江西派的影響，則陳與義詩的「亦江西」是不足為怪的。這裏重要得多的倒是嚴氏說的後半句「而小異」三字，正是這點「小異」，才足以說明陳簡齋之為陳簡齋。

與義少時曾學詩於崔鶯，他後來經常提到崔鶯給他的兩點啟示：一是「忌俗」，二是「不可有意用事」^④。這兩點，實際上是說對於當時流行的江西派詩風，必須揚長避短。「忌俗」原是江西派的主張，黃庭堅就說過「寧用字不工，不可語俗」，陳師道也主張「寧僻毋俗」。這種主張，就其唾棄凡庸、不主故常、提倡詩歌創作中的獨創精神來說，是具有積極意義的。葛勝仲在評論與義詩時就指出，他的詩「務一洗舊常畦逕，意不拔俗，語不驚人，不輕出也」^⑤。這正是「忌俗」精神的體現。所謂「不可有意於用事」，則顯然是針對江西派所提倡的「脫胎換骨」、「點鐵成金」、「無一字無來歷」之類的「以學為詩」的不良傾向提出的，與義的詩歌創作在一定程度上實踐了這一啟示。他嘗舉「開門知有雨，老樹半身濕」（《休日早起》）二語以示人，認為這是平生最得意的句子；而龔相、朱松也特意拈出這兩句詩來揣摩簡齋詩法^⑥。這種衝口直致、淺語入妙的詩和江西派「蒐獵奇書，穿穴異聞」^⑦的作風何止存在「小異」？而這恰恰正是陳與義努力追求的詩境。張戒在《歲寒堂詩話》中敘述自己和與義論詩，曾舉出與義《征

牟書事》中的「神仙非異人，由來本英雄」，「蒼山雨中高，綠草溪上豐」幾句大加贊揚^③。這也是鍾嶸所謂「多非補假，皆由直尋」的好詩，和江西末流的「拘攣補衲」也是大相逕庭的。

陳與義不像那些「預此宗流，便稱才子」的人，對於詩，他有自己的見解和風格。劉克莊說：「元祐以後，詩人迭起，一種則波瀾富而句律疏，一種則煅煉精而性情遠，要之不出蘇、黃二體而已。及簡齋出，始以老杜爲師。」以簡嚴掃繁縟，以雄渾代尖巧，第其品格，當在諸家之上^④。劉辰翁說：「惟陳簡齋以後山體用後山，望之蒼然，而光景明麗，肌骨勻稱。」則後山比簡齋刻削，尚似矜持未盡去也。^⑤這些評論，着重指出與義詩能在蘇、黃、陳諸大家影響之外自開戶牖，發展自己獨創的詩歌風格。這一點，與義自己是清楚地意識到了的，他說：「要必識蘇、黃之所不爲，然後可以涉少陵之涯矣。」^⑥爲了擺脫蘇、黃的影響，他廣泛地向前代詩人學習。他不僅提倡學建安，學六朝^⑦，而且有取於晚唐的苦吟；然其心目中的最高標準則始終是杜甫。他認爲晚唐詩人「造語皆工，得句皆奇，但韻格不高，故不能參少陵逸步」。他主張「取諸人語，而撮人少陵繩墨之中」^⑧。應該說，在宋代學杜的詩人中，陳與義是最有成績的一個，因爲他能做到骨肉停勻。

要在一篇簡短的《前言》中全面評述陳與義的詩並不容易，這裏，請允許我引用一段錢鍾書先生在《宋詩選注》中說過的話，我認爲這是對陳與義詩最恰當、最深刻的評論。錢先生說：

在北宋南宋之交，也許要算他（陳與義）是最傑出的詩人。他雖然推重蘇軾和黃庭堅，却更佩服陳師道，把對這些近代人的揣摩作爲學杜甫的階梯；同時他跟江西派不很相同，因爲他聽說過「天下

書雖不可不讀，然慎不可以有意於用事」。我們看他前期的作品，古體詩主要受了黃、陳的影響，近體詩往往要從黃、陳的風格過渡到杜甫的風格。杜甫律詩的聲調音節是公推爲唐代律詩裏最弘亮而又沉著的，黃庭堅和陳師道費心用力的學杜甫，忽畧了這一點。陳與義却注意到了，所以他的詩儘管意思不深，可是詞句明淨，而且音調響亮，比江西派的討人喜歡。靖康之難發生，宋代詩人遭遇到天崩地塌的大變動，在流離顛沛之中，纔深切體會出杜甫詩裏所寫安史之亂的境界，起了國破家亡、天涯淪落的同感，先前只以爲杜甫「風雅可師」，這時候更認識他是個患難中的知心伴侶。……

詩人要抒寫家國之恨，就常常自然而然效法杜甫這類蒼涼悲壯的作品，……何況陳與義本來是個師法杜甫的人。他逃難的第一首詩《發商水道中》可以說是他後期詩歌的開宗明義：「草草檀公策，茫茫杜老詩！」他的《正月十二日自房州城遇虜至》又說：「但恨平生意，輕了少陵詩」，表示他經歷了兵荒馬亂纔明白以前對杜甫還領會不深。他的詩進了一步，有了雄闊慷慨的風格。在他以前，這種風格在李商隱學杜甫的時候偶然出現；在他以後，明代的「七子」像李夢陽等專學杜甫這種調門，而意思很空洞，幾乎像有聲無字的吊嗓子，比不上陳與義的作品②。

陳與義在中國文學史上是一個有影響的詩人。他最初登上詩壇，正值崇寧以來禁詩賦、罷史學的時期。當時勅令明文規定：「諸士庶傳習詩賦杖一百」，詩賦被視爲「元祐學術」而遭到厲禁，連陶淵明、李白、杜甫都被拉來和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一起受到譴責；爲了禁止蘇軾詩文，懸賞竟「增至八十萬」。於是「庠序之間，以詩爲諱」，「畏者至不敢作詩」，真是弄到了「酒間李杜皆投筆，地下班揚亦引

車」的「風雅幾絕」的程度^②。在這種情況下，陳與義却以他的《墨梅》詩受到皇帝本人的賞識，他的另一首《夏日偕五同舍集葆真池上》的詩剛一脫稿就「京師無人不傳寫」^③。這一方面說明這位青年詩人的出現給當時沉悶的詩壇帶來了某種活氣；另一方面，正像元稹所說「世忌則詩隱」，也使我们更容易理解爲什麼與義早期以及許多江西派詩人都喜歡追求技巧，他們的作品一般都缺乏深廣的社會政治內容，除了世界觀和狹隘的生活局限，上述政治背景，恐怕也不能說毫無關係。

朱熹稱陳與義「詞翰絕倫」^④，他的父親朱松、叔父朱棣，以及龔頤正的父親龔相，陳與義的表侄張嶠都是陳與義詩風影響下的詩人^⑤。陸游集中也有《追和陳去非韻》的詩^⑥。連道旁逆旅偶然出現一首無名詩人的題詩，人們也一見而知其爲「蓋學陳簡齋詩法者」^⑦。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一個名叫陳從古的詩人竟然次韻和了《簡齋集》中全部五百多首詩^⑧！這除了東坡和陶，方千里、楊澤民、陳允平和清真詞，在文學史上也是很少見的。到了明代，「那些推崇盛唐詩的明代批評家對『蘇門』和江西派不甚許可，而看陳與義倒還覺得順眼」^⑨。清末學宋詩之風大行，受他影響的就更多了^⑩，而他的「微波喜搖人，小立俟其定」這個寄興深微的詩句，七百多年後，還在人們心中引起強烈的共鳴^⑪。

陳與義除了寫詩，在他創作的後期，還寫了數量不多但質量却很高的詞，收在現存《無住詞》中的僅僅只有十八首。這些詞，黃昇稱之爲「語意超絕，識者謂可摩坡仙之壘」^⑫，王灼稱他「佳處一如其詩」^⑬。元好問說：「坡以來，山谷、晁无咎、陳去非、辛幼安俱以歌詞取稱。吟詠性情，留連光景，清壯頓挫，能起人妙想，亦有語意拙直，不自緣飾，因病成妍者，皆自坡發之」^⑭。如果說陳與義的某些愛國

詩篇開了陸游詩的先河，那麼，《無住詞》在某種意義上也開了《稼軒詞》的先河。

最先給陳與義編年譜的是南宋胡穉。胡氏去與義時代不遠，耳目相接，一些材料可能直接得自故老傳聞，其筆路藍縷的首創之功是不可磨滅的。然胡譜過於求簡，僅寥寥兩三頁；而且，正由於時代隔得太近，一些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材料，在當時還未流傳開來，反而不能見到（例如葛勝仲的《丹陽集》等），這就使胡譜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某些漏畧和失誤。我寫這個年譜，重點放在人、地、時、事的徵實，意在為治簡齋詩者提供一點知人論世的材料。為了節省翻檢時間，所引材料盡量保存原來面目，這一來不免篇幅增多，顯得臃腫；也由於徵引的歷史文獻較多，我的敘述語言只好採用淺顯的文言，以免太不合色，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末了，我要感謝錢鍾書先生在這本小書的寫作過程中，一再給我的鼓勵和幫助；感謝我的老友王利器、屈守元同志，他們都看過這本小書初稿的全稿，並給我提過寶貴的意見；感謝王仲鏞、徐永年同志幫我找尋陳與義的墨迹和字帖。自己學識淺短，書中失誤恐所難免，這却是該我自己負責的。

白敦仁

一九八二年一月卅日

○《增廣箋注簡齋詩集》卷十七《題繼祖蟠室三首》之三。

○散見方回的著作裏，例如《桐江集》卷五《劉元暉詩評》，《桐江續集》卷三十一《孟衡湖詩集序》，《瀛奎律髓》卷十六

陳與義《道中寒食》詩批語等。

③詳見政和五年、宣和五年夏、建炎四年冬本譜。

④張嶠《紫微集》卷三十五《陳公資政墓誌銘》，胡稭《箋注簡齋詩序》。

⑤劉克莊《後村詩話續集》卷二。

⑥徐度《却掃編》卷中。

⑦《增廣箋注簡齋詩集》卷首《簡齋詩箋序》。

⑧方勺《泊宅編》（十卷本）卷九，徐度《却掃編》卷中。

⑨葛勝仲《丹陽集》卷八《陳去非詩集序》。

⑩胡稭《續添簡齋詩箋正誤》卷十二，龔頤正《芥隱筆記》，傅自得《韋齋集序》。

⑪劉克莊《江西宗派小序》。

⑫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一。

⑬劉克莊《後村詩話》前集卷二。

⑭劉辰翁《簡齋詩箋序》。

⑮《簡齋詩外集》卷首載晦齋《簡齋詩集引》。

⑯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一。

⑰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二。

⑱錢鍾書《宋詩選注》一九七九年版，第一一六至一一七頁。

⑨以上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五，參看葉夢得《石林燕語》卷八，《避暑錄話》卷下，朱弁《風月堂詩話》卷上，費昶《梁溪漫志》卷七，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二，《宋史》卷三百五十五《上官均傳》，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八。

⑩洪邁《容齋四筆》卷十四，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周密《齊東野語》卷十六。

⑪朱熹《文公文集》卷八十一《跋陳簡齋帖》。

⑫朱松、龔相見注⑩，朱棣《玉瀾集》有《夜坐池上用簡齋韻》，張嶠見《宋史》卷四百四十五《文苑·張嶠傳》。

⑬陸游《劍南詩稿》卷四十六有《閑中信筆二首》，其一追和陳去非韻，其一追和王履道韻詩。

⑭魏慶之《詩人玉屑》卷十九引《玉林詩話》。

⑮周必大《省齋文集》卷三十四《朝散大夫直秘閣陳公從古墓誌銘》，同書卷十七《跋陳晞顏從古和簡齋陳去非詩》，楊

萬里《誠齋集》卷七十九《陳晞顏和簡齋詩集序》。

⑯同注⑮。

⑰陳衍《石遺室詩話》卷三。

⑱李慈銘《越縕堂日記》第四十三冊云：「（沈）子培言及人情之變幻，因舉似東坡詩云：『微波偶搖人，小立待其定』，爲我輩今日說法也。」按所引乃陳與義《夏日集葆真池上以綠陰生畫靜賦詩得靜字》詩，「偶」當作「喜」，《日記》偶誤。

⑲黃昇《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卷一。

⑳王灼《碧雞漫志》卷二。

㉑元好問《遺山文集》卷三十六《新軒樂府引》。

目 錄

卷首	一
卷一	一三
哲宗元祐五年（一〇九〇）至徽宗政和八年（一一一八）	一三
卷二	四九
徽宗宣和元年（一一一九）至宣和七年（一二二五）	四九
卷三	八六
欽宗靖康元年（一一二六）至高宗建炎四年（一一三〇）	八六
卷四	一三九
高宗紹興元年（一一三一）至紹興八年（一一三八）	一九〇

陳與義年譜卷首

陳與義字去非，號簡齋。

按簡齋之號，始見於本集卷十五《香林》詩，時靖康元年春避寇南征，客寓鄧州事也。劉辰翁已論之，詳見靖康元年本譜。

洛陽人。

《宋史》卷四百四十五《文苑》七《陳與義傳》（以下簡稱本傳）云：「其先居京兆，自曾祖希亮始遷洛，故爲洛人。」張嶠《紫微集》卷三十五《陳公資政墓誌銘》（以下簡稱墓誌）云：「自其太王父歷官中朝，始又遷洛，故今爲洛人。」按諸書言及簡齋籍貫，皆曰洛陽，或曰西洛。惟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舊本，下引同）卷十九云：「汝州葉縣人。」後世頗有沿其誤者。厲鶚《宋詩紀事》卷三十八亦兩存其說，云：「洛人，一云汝州葉縣人。」遂致紛紜。今以本集驗之，簡齋固一再自言其爲洛人也。卷二十八《瓶中梅》云：「曾爲庾嶺客，本是洛陽人。」卷二十四《與王子洙、席大光同遊慶園》云：「僑立司州春水上。」簡齋自注云：「王、席皆洛人。」以三人皆洛陽人，又同時避地衡麓，故有「僑立司州」之戲也。至《外集·頤軒記》末署「洛陽陳去非記」，尤爲確證。又本集卷九有《歸洛道中》及《龍門》等詩，宣和四年春、夏間

作。《龍門》云：「不到龍門十載強。」考簡齋以政和三年八月充開德府教授，政和六年八月解職入京，宣和元年爲辟雍錄，所謂「四歲冷官桑濮地，三年羸馬帝王州」（卷六《寄元東》語）也。自宣和二年丁內艱，憂居汝州，至四年春末歸洛，通計前後，適與十載不到之數合。是簡齋本洛人，且少時居洛之明證。《無住詞·憶洛中舊遊》臨江仙云：「二十餘年如一夢。」按詞爲紹興五年作（見後譜），所謂「二十餘年」，蓋指政和三年筮仕之前，自政和三年至紹興五年，亦二十三年矣。是簡齋晚年，猶眷眷不忘於洛中舊遊也。至簡齋之居汝州，則宣和二年夏初至宣和四年春末間事。詩集卷六有《寄若拙弟兼呈二十家叔》、《若拙弟說汝州可居，已約卜一丘》等詩。詳諸詩語意，蓋簡齋有二十叔原居汝州，至是因簡齋生母張夫人病，故簡齋兄弟亦欲奉母居汝，尋丁內艱，遂客寓汝州，至四年春末服除卽歸洛，不得據此遂謂簡齋爲汝州人也。又本集卷十六有《將次葉城道中》、《至葉城》、《曉發葉城》諸詩，乃靖康元年秋，自陳留再次南征，道經汝、葉之作。觀《方城陪諸兄坐心遠亭》詩云：「客中日食三斗塵，北去南來了今歲。暫時亭中一盃酒，與兄同宗復同味。」世路明年儻無故，却攜藜杖更來遊。」其作客語氣甚明。蓋簡齋有羣從兄弟寓居汝州葉縣，簡齋此次來葉，其人蓋事先已得消息，故《至葉城》詩有「深知念行李，爲報了長途」之句，不得據此遂謂簡齋爲汝州葉縣人也。蓋陳氏世家大族，子孫散居各地，觀蘇軾《方山子傳》稱陳慥季常「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又稱其「河北有田，得帛千匹」。而慥則「遜於光、黃間」。慥，簡齋之族祖也。又姚燧《牧庵集》卷十三《宋太常少卿陳公神道碑》言簡齋曾祖希亮「以治平二年卒，葬洛陽，其後子孫以官爲家，死不以返葬」，則簡齋有族人在汝州葉